

>旧事

随着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出:“滇藏铁路丽香段全长139公里,设计时速120公里,南起丽江市,向北跨越金沙江,经小中甸至香格里拉,穿越藏族、彝族、白族等民族聚集地,被誉为‘最美进藏天路’。滇藏铁路丽香段建成通车后,云南丽江至香格里拉仅需1个半小时,昆明到香格里拉5小时左右,对补齐滇西北地区铁路网络,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,促进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。”看到这段新闻内容后,坐在电视机前的91岁的老父亲激动不已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,这条标题为《滇藏铁路丽香段哈巴雪山隧道正洞中导洞贯通》的新闻,竟会让父亲感慨万千。他情不自禁地给我们讲起六十四年前,他随部队在滇西北的金沙江上架设桥梁,以及他的腰伤是怎么落下的往事(以下内容将用第一人称叙述)——

1959年春节刚过,我所在的工兵营组建了送复员老兵回家的工作队,作为司务长的我,也被抽调到该支工作队。我们具体的工作,就是负责把100多名复员老兵从部队带到四川泸州等县、市,交给当地的人武部。我自1948年参军后,一直没回过家。于是,我就趁送复员老兵回乡的机会向部队请假探亲,军干部处批准我可以在家住七天。于是送完老兵后,我经重庆到贵阳,坐火

六十四年前的故事

□ 魏向阳

车回浙江老家。

那时交通不便,一路走走停停。但我也终于回到了浙江浦江老家,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母、兄嫂等家人。那时候全国都在搞大跃进,除了年老的父母及年幼的侄儿侄女在家外,家里的其余人员都去修建通济桥水库了。我在家住到第三天,就接到部队发来“速回,有任务”的紧急电报。于是,我连忙赶到水库,看望了哥哥、嫂嫂和姐姐、姐夫,就于当天启程返回部队了。后来,我姐夫于1959年去世,我父亲于1960年去世,如果那时我没有回去探亲见他们,就会留下终身遗憾了。

又是一路波折,匆匆赶回云南大理,我很快结清了送老兵复员的账目,便搭乘解放军六十医院的救护车,前往中甸县(今香格里拉市)。此后,我又转车去到金沙江边的格浪水——我们营部所在地,便立即投入某一军事任务的后勤保障工作中。

我们工兵营负责在金沙江上搭建浮桥,让参战部队的人员、车辆和物资渡江,还有一个连队在海拔约4300米的白马雪山垭口疏通道路,保证运输车队通过。金沙江大桥尚未架通前,军用物资运到格浪水后,便由工兵营的战士或扛或背,沿搭建的简易浮桥运到江对岸。有一次,我背着一袋一百公斤重的大米下坡时,不小心被一

块石头绊倒,造成脊椎压缩性骨折。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脊椎已经骨折,只感觉一阵剧痛,自此落下了下雨前就腰疼的病根。直到二十年后,我在转业前体检拍X光片时才得知,我的脊椎已经是陈旧性骨折了,后我被评为三等乙级残疾军人。

还有一次,我给四位战友送雨衣,要送到他们的驻地——白马雪山垭口。我从格浪水挑着雨衣经过奔子栏、东竹林寺后,在山腰与一队藏族同胞的马帮相遇。他们热情地帮我把雨衣放在马驮子上,拉到白马雪山垭口的二连所在地。这次经历也让我体会到了各民族的团结,以及军民鱼水情。二连驻扎的雪山垭口海拔高、路难行导致供给不足,特别缺乏绿色蔬菜。为此,我还带着炊事班到附近山沟里去找野菜来改善连队的生活。

1959年7月,金沙江大桥通车了,我们部队才回到祥云县的云南驻地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作为新中国的守护者和捍卫者,六十多年前在香格里拉、金沙江河谷执行架桥、铺路等任务,为滇西北地区的和平安定和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虽然我个人起到的作用不算大,但也在此作出了奉献,尽了应尽的职责。

我希望等丽香铁路通车后,能够坐上火车到香格里拉故地重游。

那年的“八一”

□ 马庆民

十多年前的夏天,我随部队赴重庆执行保障任务——那是我第一次去重庆。

在去之前,我对重庆并不算陌生,因为从小就在课本里面看到过它的名字,读到过它的故事。但在我有限的认知里,重庆处处是台阶和陡坡,那里的人每天都在和山较量,有着永不低头的韧劲和倔强;重庆一年四季阴雨连绵,那里的人每日都在和水较劲,同时也有着浑然天成的清秀与灵气;重庆是顿顿离不开火锅的“江湖”,有着豪情万丈的辣与温婉细腻的麻……

所以,人还未出发,我的心已经在路上了。

但两千多公里的行程,却并不是那么美好。那时的军用卡车还没配空调,且拉着满车的装备,只能龟速前进。车队在“蜀道”上颠簸了几十个小时,一路翻山越岭,记不清有多少个“连续长上坡”,也数不清有多少个“连续长下坡”。正当我们“人困马乏”之际,神秘的山城——重庆出现在了眼前。

可浩浩荡荡的车队并没有直接进城,而是驶入了一个城郊的小镇,与重庆隔江相望。

事实上,还来不及仔细打量,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安营扎寨,紧接着便投入了紧张的“战斗”。我们的任务是负责演习部队的物资保障和人员输送。所以,在任务往返过程中,我喜欢盯着近在咫尺

的重庆市区,想入非非。

一天傍晚,我和司机大勇接到任务:去转送一批物资。但在离目的地还有几公里的一条小路上遇到了麻烦——车轮陷进了刚下过雨的泥坑里。大勇一顿操作,车轮却越陷越深,整个车身也往旁边的山沟倾斜。大勇说,拔一些稻草塞进车轮下应该可以自救。他的提议遭到了我的反对——我的理由是破坏老百姓的庄稼会违反纪律。但大勇反驳,如果车子翻了咋办?

“那也不能违反纪律!”我态度很坚定。“但耽误了任务,谁负得起责任?”大勇说。

……

正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,一位老伯刚好经过,他放下手中的农具,蹲在车轮前查看一番后,说:“你们等我几分钟,我有办法把车搞出来。”

果然,没过几分钟,老伯抱着一床被褥一路小跑而来。我们还没来得及领会老伯的意图,他已经将被褥塞进了车轮底下。

这个方法果然有效,被褥增加了摩擦力,车子很快出来了。看着满是污泥且被扯烂的被褥,我提出赔偿。但老伯一口回绝,说:“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,经常有这种卡车来这个基地,都是来救灾的,解放军对我们有恩,一床被褥算得了什么?再说了,咱们是一家人,我感觉亲着呢!”说完,老伯卷起地上裹满泥巴

的被褥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这是重庆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——淳朴善良,可亲可爱,重情重义,可敬可交……

时间过得飞快,转眼迎来了“八一”建军节,那天任务完成后,队长说他自掏腰包请我们去吃火锅。

一路欢声笑语,东绕西拐,我们走进一家百年老店。不一会儿工夫,琳琅满目的肉类、蔬菜就端上桌来。不爱吃辣的我,把火锅里的麻椒辣椒全都捞出来,堆成了“一座小山”。或许,这就是重庆的魅力,它藏在那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的火锅汤里,让人垂涎三尺,欲罢不能。

直到吃得头冒热汗,胃里再也容不下更多食物时,我们才发现整个店里就我们两桌,其余几桌全是空着的。有人质疑队长找了一家不正宗的小店,认为这家店的生意太差了。

但走出门口,我们才发现店门外贴了一张大红纸,写着:本店今日只招待亲人解放军,其他食客可以去隔壁店,或明日再来,敬请谅解!

瞬间,一股暖流涌动。

第二天返程时,当车队缓缓行驶上高速公路,我回头凝望云雾缭绕中的山城,心里生出了敬畏,感觉沉甸甸的。

因为在重庆的经历,我读懂了那里的山,那里的人,那里的一种情。虽然很多年过去了,但我不会忘记那年的“八一”,那年的重庆!

>闲话

父亲的奖状

□ 尚鹏敏

小时候,家里最庄重的地方就是客厅,因为墙上贴着几十张奖状。那是父亲几年军旅生涯的“荣誉墙”,有“优秀士兵”的奖状,也有父亲在一些比赛中获的奖状,还有两张是他在抗洪救灾中表现优秀得的奖状。

奶奶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鸡毛掸子,每隔几天她就会拿起绑着鸡毛掸子的竹竿,踮起小脚,颤巍巍地掸去奖状上的灰尘。爷爷则是时不时就将眼睛看向那面墙,一改平日的严肃,脸上带着笑意。

那些奖状都是20世纪80年代父亲在军队服役时获得的,而我出生在90年代。到我上学认字,能完全看懂奖状上的内容时,十几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,可它们依旧崭新。在爷爷奶奶的心里,它们有着让老宅蓬荜生辉的力量。

父亲也在乎这些奖状。他退伍后,在镇上的派出所里当辅警,每周都要值几次夜班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,把他对军队和祖国的热爱之情转移到他所负责辖区的群众身上。母亲忙于做小生意养家,他们都无暇照顾我,只是每月回老家看望我两次。

父亲回到家后,也会站在这面“荣誉墙”前沉思。已经读书且爱写作文的我常常觉得,父亲不是在凝视奖状,而是在回忆他在军营里度过的青春岁月,军营是他心之所向的远方。

后来,爷爷奶奶相继离去,父母就把我接到了他们在镇上租的屋里生活。搬家时,我很诧异,那些被爷爷奶奶和父亲视为珍宝的奖状,竟然原封不动地贴在老屋里。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带回镇上。父亲说:“那是让爷爷奶奶为之自豪的源泉,应该把它们留在老屋里。”

我明白了,那些奖状是他对爷爷奶奶的殷切期望作出的回应,是他激励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无愧于国家的见证。在他的心里,爷爷奶奶和那些奖状分别意味着家和国。

后来,每年的“八一”建军节,或者爷爷奶奶认为重要的日子,父亲都会带着我和弟弟回到老屋,他像奶奶一样,认真打扫房屋,擦拭奖状上的灰尘。长大后,我渐渐明白父亲擦拭的是他心中的家和国,也是对我和弟弟的期待。

如今,我和弟弟已经长大成人。我成了一名人民警察,弟弟在军队服役。我们像曾经的父亲一样,用各自的方式,守护着心中的家和国!